

老满文研究

赵志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满语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无圈点字书》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使老满文的辨识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老满文借用蒙古文字母拼写女真语,在个别书写形式上亦受到其影响。本文结合实例,对老满文元音、辅音的书写形式及用法进行了具体分析探索。

关键词:蒙古文;老满文;元音;辅音


中国分类号:H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03)02-0031-08

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无圈点满文,是16世纪末女真人参照蒙古文创制和使用的文字。17世纪初,女真(满洲)人用以记事,为后人留下了《无圈点档》(或称《无圈点字档》)等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

老满文存在诸多弊病,不易辨识。清太宗曾言:“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句,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1](P1196)}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创制之初其弊不显,女真人用以记事不以为难。盖当时女真人皆通女真语,所记者也是生活中熟悉的人事,故不觉其难也。否则,何以颁行国中,通用数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满洲)人活动区域的迅速扩大、政事日趋繁杂,老满文的弊端便显露出来,遂有文字改革之举。老满文逐渐成为新满文,人们对老满文也日渐生疏。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二十一日,清高宗谕曰:“无圈点字原系满文之根本,今若不编书一部收藏,则将来淹没,人皆不知满文原始于无圈点字。著交鄂尔泰、徐元梦,阅览《无圈点字档》,或循十二字头编书一部,或如何编书一部,于宗学、觉罗学、国子监各学抄录一部收藏。”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尚书徐元梦奉命行事,“除该档内加圈点读之即可认识之字外,凡与现行之字相异、难认之字,全行摘出,附现行之字,按十二字头编书一部”,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一日“恭呈御览”。^{[2](《奏折·为钦奉上谕事》)}是为  也,即《无圈点字书》,凡四卷,新老俱备,颇有价值。

然而,《无圈点字书》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辨识老满文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世纪初,研究满洲入关前历史者多依据《东华录》、《清实录》等文献资料,自发现乾隆重抄本《加圈点字档》及其日译本《满文老档》(1955年)、汉译本《满文老档》(1990年)相继问世后,多以为第一手史料。迨其原档即《无圈点档》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旧满洲档》为名,于1969年影印公布之后,始知《加圈点字档》存在之伪误,转以《无圈点档》为重要资料。然自《旧满洲档》出版以来,越30余年,迄无全译本,台北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之第一册荒字档与第二册辰字档,及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均不及原档之十分之一,盖其老满文多难辨识也。因此,对于老满文,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收稿日期:2002-07-15

作者简介:赵志强(1955-),男(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语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满学研究。

· 31 ·

一、老满文与蒙古文

老满文源自蒙古文。据《满洲实录》己亥年(1599年)二月记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3](卷二，页……)

此段文字中，“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之满文作 *monggo bith'e be kūbulime, manju g'isun i arak'iseci* (kūbulime 应作 kūbulibume)，意为：想要改变蒙古书，用满洲语书写。“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之满文作 *julg'eci jih'e bith'e be te adarame kūbulibumbi*，意为：古来之书，今如何改变？“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之满文作 *musei bith'e be monggorome hūlaci, musei g'urun i bith'e sarkū niyalma ulh'irakū kai*，意为：用蒙古语念咱们的书，则我国不知书的人不晓得。“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之满文作 *emh'un marame monggorome hūlara bith'e be manju g'isun i kūbulibuha*，意为：坚持己见(直译为独自推辞)，把用蒙古语念的书，用满洲语改变了。其他语句，满汉文之间亦不尽一致。

由此可见，明末女真人初创之字，实际上就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包括音节字)，作为拼写女真语的符号，是为老满文，即无圈点满文。

由于老满文借用了蒙古文字母，故其书写形式多与蒙古文雷同。据载：“蒙古语，凡字下之^ㄣ，随上字音，各有读法，如：^ㄣ读伯叶、^ㄣ读萨喇、^ㄣ读什讷、^ㄣ读阿哈、^ㄣ读灵呼斡、^ㄣ读额埒、^ㄣ读苏墨”。^[4](《凡例》)老满文受到蒙古语文的影响，也有这样的书写形式，或读音为 a，如：^ㄣ又作 ^ㄣ 即 ^ㄣ (aniya)、^ㄣ 即 ^ㄣ (niyakūraha)、^ㄣ 又作 ^ㄣ 即 ^ㄣ (haha)、^ㄣ 又作 ^ㄣ、^ㄣ 即 ^ㄣ (yaya)、^ㄣ 又作 ^ㄣ 即 ^ㄣ (h'iya)、^ㄣ 即 ^ㄣ (waliya)；或读音为 e，如：^ㄣ 又作 ^ㄣ 即 ^ㄣ (ejeme)、^ㄣ 又作 ^ㄣ、^ㄣ 即 ^ㄣ (feye)；或读音为 n，如：^ㄣ 又作 ^ㄣ 即 ^ㄣ (gašan)、^ㄣ 即 ^ㄣ (jurgan)、^ㄣ 又作 ^ㄣ 即 ^ㄣ (yafahan)。^[2](P1、P4、P10、P11、P12、P41、P42、P47、P51、P53)

音节字 de 用作虚词、单独书写时，亦往往按蒙古文书写方式，写成 ^ㄣ 和 ^ㄣ 等形式，如：^ㄣ 又作 ^ㄣ 即 ^ㄣ (ejen de)、^ㄣ 即 ^ㄣ (ula de)、^ㄣ 又作 ^ㄣ 即 ^ㄣ (hafasa de)、^ㄣ 即 ^ㄣ (simiyan de)、^ㄣ 又作 ^ㄣ (suwen de)、^ㄣ 即 ^ㄣ (loode)。^[2](P4、P8、P13、P23、P24)、[5](P5)



















老满文受蒙古文之影响固不止此，然满(女真)语毕竟与蒙古语有区别，故老满文作为记录满(女真)语的符号，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二、元音字母及其书写形式














在老满文中，元音字母共有7个。兹据《无圈点字书》和《无圈点档》列表如下，并以罗马字母标音：



















老满文元音字母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罗马字母标音	a	e	i	o	u	ō	ū





1.《无圈点字书》所列元音字母 e 的书写形式，除 ^ㄣ 之外，尚有 ^ㄣ、^ㄣ、^ㄣ 三种。其相关的例词有：^ㄣ





与 , 附注之新满文为  (emu)。 , 附注之新满文为  (efime)。  与 、, 附注之满文为  (efin)。  与 、, 附注之满文为  (ebufi)。^{[2] (P3, P4, P5)} 其实, 数词“一”, 老满文作  (emu)。当其前面有尾音-n 的单词, 且与之连读, 语速较快时, 读为  (nemu)。例如《无圈点档》之 nikan i wanli han i teh'e orin nemuci meih'e aniya (意为: 明万历帝即位之二十一年, 岁在癸巳)、juwan nemu gašan (意为: 十一个村庄)、juwan nemui cimari (意为: 十一日清晨)、juwan nemu h'ecembe afame gaifi (意为: 攻克十一座城)、jakūn biyai juwan nemude (意为: 于八月十一日)、juwan biyai juwan nemude (意为: 于十月十一日)^①等等, 皆如此。efime 为动词 efimbi (玩耍、演) 连用形式和副动形式, efin 系由 efimbi 派生的名词。据博赫《清语易言·改念的韵》, 在清代满语口语中, efimbi 的 e 读为 ei。另据舞格《清文启蒙》, 元音 e 多念 ei 音, 如: ebih'e 读为“恶意切逼呵”(eibih'e); ek'isaka 读为“恶意切欺萨喀”(eik'isaka); deh'i 读为“得衣切稀”(deih'i) 等等。ebufi 为动词 ebumbi (下) 的连用形式, 老满文作 , 当读为 ubufi。据《清文启蒙》、《清语易言》, 元音 u 与 e 有互补现象, 如: ume 读为“恶模”(eme); k'unusun 读为“枯奴孙”(k'unusun) 等等。^②在锡伯口语中, ebumbi 的 e 亦读 u 音。显然,  (ne)、 (ei)、 (u) 都不是元音字母 e 的另一种形体, 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在某些单词中的口语读音。《无圈点档》记事多用口语, 故难免如此。

2. 《无圈点字书》所列元音字母 i 的书写形式, 除  之外, 尚有 , 读音为 ei。所录单词仅有 , 附注新满文为  (ijeo),^{[2] (P5, P7)} 即义州。疑《无圈点档》或《无圈点字书》有误。

3. 《无圈点字书》所列元音字母 o 的书写形式, 除  之外, 尚有 、 和  三种。其中,  之读音为 oo,  之读音为 owe, 属不同的拼写形式, 都不是元音字母  (o) 的不同形体。该书所录与  相关的词, 有: , 附注新满文为  (omosi)。 , 附注新满文为  (ok'e)。 , 附注新满文为 ok'ete。该书另有 gōcibi 即 gocifi (撒、吸)、dōlo 即 dolo (内)、mōro 即 moro (碗)。^{[2] (P7, P13, P31, P36)}

4. 《无圈点字书》所列元音字母 u 的书写形式, 除  之外, 尚有 、、 和  四种。其中,  为元音字母 e, 与元音字母 u 可以互补, 详见前述。 的读音为 ut,  的读音为 uu, 属不同的拼写形式, 都不是元音字母  (u) 的不同形体。该书所录与  相关的词语颇多, 如: , 附注新满文为  (ubu)。 , 附注新满文为  (usin)。 , 附注新满文为  (ukanju i)。 , 附注新满文为  (ulan) 等等。^{[2] (P8)}

又, 《无圈点字书》按新满文十二字头顺序, 在第六元音位置列出的老满文元音字母是  和 , 而开列的单词只有 , 附注新满文为 。这一新满文单词的读音, 多从《御制增订清文鉴》等书, 标为 uren。在清代翻译作品如《三国演义》中, 也作 oren (神位)。^{[6] (P85)}

在蒙古文中, 后元音有  (o)、 (u), 属于阳性元音; 央元音有  (ō)、 (ū), 属于阴性元音。根据上述情况推断, 额尔德尼奉命创制文字(即老满文)时, 可能根据女真语元音和谐的特点和蒙古文元音字母的使用方式, 在十二字头中制定了元音字母 o、u、ō、ū, 意在 o、u 用于阳性词, ō、ū 用于阴性词。但在使用过程中, o 与 ō、u 与 ū 往往“阴差阳错”, 尤其与中性元音 i 或有中性元音 i 的音节字连缀成词时, 时而用 o、u, 时而用 ō、ū, 加剧了单词书写形式的不统一。加之, 在满语中, 元音 o 的独立性极强, 可与阳性元音 a、阴性元音 e 构成鼎立之势, 极少出现在阴性词内。因此, 在后来的文字改革中, 索性将其阴性形式 ō 从十二字头里删除, 于是在新满文中也就只剩了六个元音字母。老满文元音字母 u 的阴性形式 ū, 实际上也被取消了, 新满文中的 ū 与老满文中的 ū 并不相同。关于这一点, 详见拙文《满语元音简论》^[7],

① 以上并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旧满洲档》, 第 83、145、155、225、243、255 页。第 83 页 nemuci 之“ci”, 影印本未印出, 据广禄、李学智译注之《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 34 页补。本文引用老满文例句, 按新满文读音转写。下同。

② 以上《清语易言》、《清文启蒙》词语, 引自季永海:《〈清语易言〉语音探析——读书笔记之二》, 载《满语研究》1992 年第 1 期;《〈清文启蒙〉语音研究——读书笔记之三》, 载《满语研究》1994 年第 2 期。

兹不赘述。

元音字母在词首、词中、词尾的书写形式,基本与新满文相同。现据《无圈点字书》等列表,并略做说明。

罗马字母标音	词首形式	词中形式	词尾形式
a			
e			
i			
o			
u			
ō			-
ū			

1. 元音字母 a 的词尾形式,在辅音 b、p 下用 ,在其他辅音下俱用 。例如: (hūba。琥珀)、 (hūlaha。读了、传唤了)。
2. 元音字母 e 的词尾形式,在辅音 b、p、k'、g'、h' 下用 ,在其他辅音下俱用 。例如: (hūsutuleh'e。努力了)、 (hūdulame。加快)。
3. 元音字母 i 的词中形式,在辅音下俱用 ,独立成为音节(一般与前一音节连读)则用 。例如: (ilifi。站立)、 (aiseme。何必)。
4. 元音字母 o 的词尾形式,在 b、p 下用 ,且随辅音之笔顺向右倾斜,其词中形式亦如此。在其他辅音下,俱用 。例如: (olbo。马褂)、 (oforo。鼻)。
5. 元音字母 u 的词尾形式,在 b、p、k'、g'、h' 下用 ,且随辅音之笔顺向右倾斜,其词中形式亦如此。在其他辅音下,俱用 。例如: (bulek'u。镜子)、 (idu。班)。

三、辅音字母及其书写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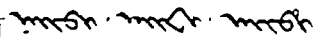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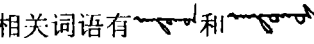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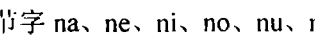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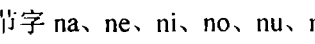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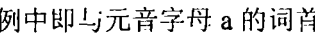
满文十二字头中,第一字头系元音字母及其与辅音结合而成的音节字,其余十一字头,系第一字头元音字母和音节字分别与 i、r、n、ng、k(g)、s、t、b、o、l、m 等辅音或元音结合的音节。

第一字头中的音节字拆分,可得老满文之辅音字母 22 个。兹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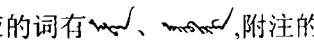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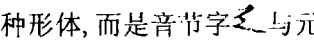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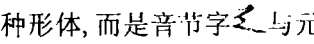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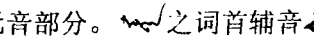







罗马字母标音	词首形式	词中形式	词尾形式
n			
k			
g			-
h			-
b			
p			-
s			
t			
d			-
l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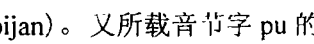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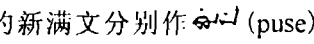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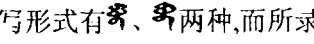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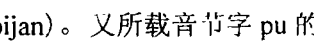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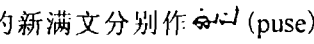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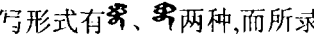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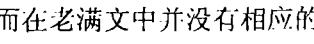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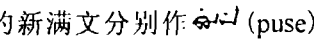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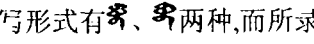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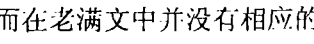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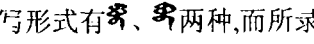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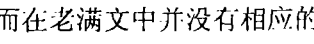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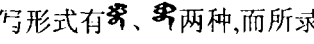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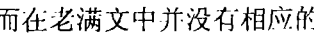


c	ㄩ ㄩ	ㄩ	-
j	ㄩ ㄩ	ㄩ ㄩ	-
y	ㄩ	ㄩ	-
k'	ㄩ	ㄩ	ㄩ
g'	ㄩ	ㄩ	-
h'	ㄩ	ㄩ	-
r	-	ㄩ	ㄩ
f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
w	ㄩ	ㄩ	-
ng	-	ㄩ	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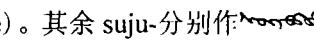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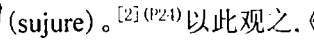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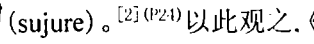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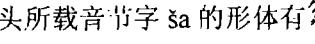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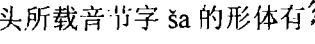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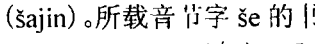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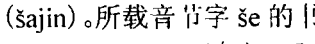



1. 辅音 n 的词首形式。左边有一“点”，与新满文同。其词中、词尾形式，此一“点”或有或无，似无规律；新满文中一般不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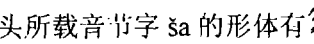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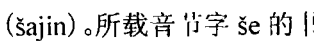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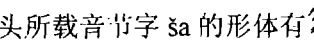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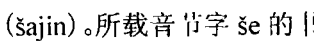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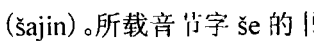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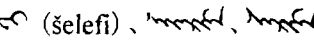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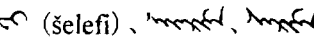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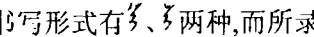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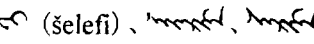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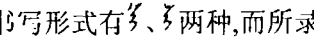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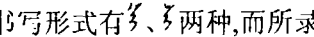




《无圈点字书》所载音节 nei 的形体，除  之外，尚有 。相关的词有 ，附注的新满文为  (neifi)。^{[8] (P2)} 又音节 an 的形体，除  之外，尚有 。相关词语有  和 ，附注的新满文分别为  (nantuhün) 和  (nantuhün sai)。^{[8] (P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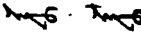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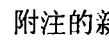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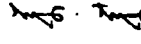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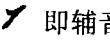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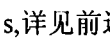






其实，在老满文中，辅音字母 n 出现在词首时，左边如缺一“点”，则其音节字 na、ne、ni、no、nu、nō、nū 的词首形式，与元音字母 a、i、o、u、ō、ū 的词首形式相混，如以上诸例中即与元音字母 a 的词首形式相混，此其一。其二，就《无圈点档》中所见之单词而言，词首辅音字母 n 的左边缺一“点”者不多，远远少于有“点”者，甚至可以说偶尔一见。故其缺“点”者，当属笔误，记载时遗漏所致，而不是辅音字母 n 出现在词首时的另一种书写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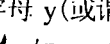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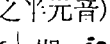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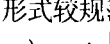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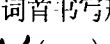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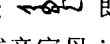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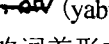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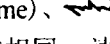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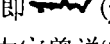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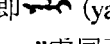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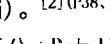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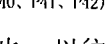




2. 《无圈点字书》所载音节字 ha 的形体，除  之外，尚有  和 ，相应的词有 、，附注的新满文分别为  (hafan)、 (hafirame)。显然，在此  不是  的另一种形体，而是音节字  与元音字母 i 构成的音节。老满文中增出元音字母 i，当是口语读音，详见前述元音部分。 之词首辅音 ，已施一“圈”，虽然位置偏上，但已是加圈点满文了。因此，老满文辅音字母 h 的形体，实际只有一种，且其词首、词中形式与辅音字母  (k)、 (g) 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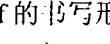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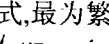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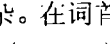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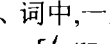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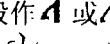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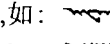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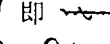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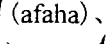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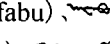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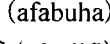






3. 《无圈点字书》所载音节字 pi 的形体，有 、 两种，而所录之词则是 、、、，附注的新满文分别作  (pileme)、 (pileh'e)、 (pilefi)、 (pijan)。又所载音节字 pu 的形体，有 、、 三种，而所录词语有 、、，附注的新满文分别作  (puse)、 (puse noho)、 (puseli)。^{[2] (P20、P21)} 又所载音节字 poo 的书写形式有 、 两种，而所录之词仅有 ，附注的新满文作 。^{[5] (P3)} 由此推断，满(女真)语中可能有辅音 p，而在老满文中并没有相应的辅音字母，故遇到 p 辅音时，均用辅音字母  替代，辅音字母  属于新满文的书写形式。











4. 辅音字母 s 在老满文中作 ，颇规范。《无圈点字书》所载音节字 su 的形体，除  之外，尚有  和  两种。 是辅音字母  与元音字母  (u) 的阴性变体  (ū) 结合而成的音节字，也就是音节字  (su) 的阴性变体。而  类似新满文的音节字  (zu)，也类似新满文音节字  (ze) 与元音字母  (u) 构成的音节。然而，该书所录词语只有 ，附注的新满文作  (sujure be)。其余 suju- 分别作 、 即  (sujubume)、 即  (sujuh'e)、 即  (sujure)。^{[2] (P24)} 以此观之，《无圈点档》 之“”或有笔误，即辅音字母  之笔误，亦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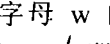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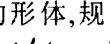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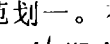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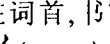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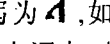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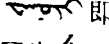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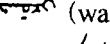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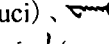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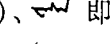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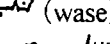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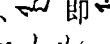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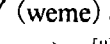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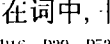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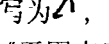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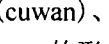








此外，在老满文中，辅音字母  也替代 š 辅音。《无圈点字书》第一字头所载音节字 ša 的形体有 、 两种，而所录词语中有  无 ，如： 即  (šahūrun)、 即  (šajin)。所载音节字 še 的书写形式有 、、 三种，所录词语中有 、 而无 ，如： 即  (šelefi)、 即  (šerime)。 读为 siye，系由音节字 si 与 ye 组成。所载音节字 si 的书写形式有 、 两种，而所录词

与之相关的词仅有 ，附注的新满文为  (jafu)。^{[2] (P39)} 显然，与其说 、 是  (ja) 的不同形体，不如把  作为“札付”的不同音译。其中， 即辅音字母 s，详见前述。 的读音为 dz，是后来新定音节字 dza、dze、dzi、dzo、dzu 中代表辅音部分的符号，应属新满文的辅音字母。又，该书所列音节字 ji 的形体，除  之外，尚有 、 两种，与之相关的词语各有一个，即：，附注新满文作  (jilame)；，附注新满文作  (jiramin)。^{[2] (P40)} 辅音字母 j 在词中既多作 ，偶见于词首也势所难免，不足为奇。至于 ，《无圈点档》或《无圈点字书》所录可能有误。因此， 和  不应成为  的不同形体，辅音字母 j 的词首形式应为 。又《无圈点字书》所列音节 jib 的书写形式，有 两种，所录之词只有 ，附注新满文作 (jibca)。^{[5] (P6)} 其实，将词首音节字 ji 写如 k'i，或是笔误，或属于特定个体的特殊书写风格，若因此而认为 jib 又作 k'ib，则实不可取。有时，辅音字母 j 形若 c，如： 即 (k'eneh'unjebuci)、 即 (fejile)。^{[2] (P43, P51)} 凡此，盖亦笔误或书写风格不同所致。

9. 辅音字母 y (或谓之半元音) 的书写形式较规范，但其词首书写形式与辅音字母 j 的词首形式相混。在词首，一般作 ，如： 即  (yabume)、 即  (yasa)、 即  (yali)。^{[2] (P38, P40, P41, P42)} 这种书写形式，与辅音字母 j 的词首形式相同。清太宗曾说“ja、je、ya、ye”雷同不分，或由是也。以往认为仅“ja、je”、“ya、ye”雷同不分，不其准确，也不符合老满文的实际。辅音字母 y 写作 ，以区别于辅音字母 j，这是后来的事情。在词中，写作 ，如： 即  (bayara)、 即  (bayan)、 即  (beliyen)、 即  (beye)。^{[2] (P17)} 《无圈点字书》所列音节字 yo 的形体，除 、 外，有 ，与之相关的词语为 ，附注新满文为 (yo jeo i)。又该书所列音节字 yu 的形体，除 、 外，有 、 两种，与之相关的词语各有一个： 即 (yuyume)， 即 (yuwanšuwai)。^{[1] (P43)} 其实， 为音节字 yo 与元音字母 o 组成的音节，读为 yoo； 为元音字母 i 和 u 组成的音节，读为 iu。此二者均属于不同的拼音方式。至于 ，或读为 yayume，属于方言，或为 之误。

10. 辅音字母 f 的书写形式，最为繁杂。在词首、词中，一般作  或 ，如： 即  (afaha)、 即  (afabu)、 即  (afabuha)、 即  (afame)、 即  (afaci)、 即 (afanjiha)、 即 (afanjifi)、 即 (fafun)、 即 (fe ba)、 即 (fe an i)。^{[2] (P3, P50)} 从辅音字母 f 与元音组成音节字的情况来看，在元音 i 前多用 或 ，如： 即 (fi hoošan)、 即 (fisih'e)、 即 (fisa)、 即 (fidere)；^{[2] (P51)} 在其他元音前则作  或 ，如上例之 、 等等。考虑到辅音字母 w 的形体 (详后)，辅音字母 f 的形体应为 ，而又写作  者，或为书写之简便，新满文辅音 f 与元音 i、o、u 等结合而成的音节字 、、 中，将辅音字母 f 写成 ，也是如此。

按“蒙古字内，无‘法’、‘佛’、‘费’、‘敷’、‘扶’、‘拂’等字”^[4]，即没有辅音字母 f，故老满文中有无辅音字母 f，颇可怀疑。从上面所举各例分析，起初在老满文中，辅音 f 与元音结合而成的音节字可能只有 fa、fe、fo、fu 以及 fo、fu 的阴性形式 fō、fū，而没有音节字 fī。因此，凡用 fi 处，俱以 bi 代替。这种书写方式，使  (bi)、 (fi) 一体，彼此相混。于是，在  (fi) 的右边增加一“圈”，写作  以别于  (bi)。既改之后，两者不再相混，但又导致辅音字母  与  同音 (f) 而异形 (当时的人，也许直观地认为音节字 fi 与 fa、fe 等形状不同)，于是又改音节字  (fi) 的形体为 。这种形体，已接近新满文  的形体。经过此番改造，辅音字母 f 的形体趋于划一。

11. 辅音字母 w 的形体，规范划一。在词首，书写为 ，如： 即  (wanuci)、 即  (wahabi)、 即  (wase)、 即  (weme)。在词中，书写为 ，如： 即  (cuwan)、 即  (hūwa i)、 即  (hūwa de)。^{[2] (P16, P39, P53)} 《无圈点字书》所列音节字 we 的形体，除  之外，尚有 、 两种，与之相关的词语颇多，如： 即  (we be)、 即 (we de)、 即 (weh'e) 等等。 是元音字母  (u) 与音节字  (we) 组成的音节，读为 uwe，音近  (we)。 是  的阴性形式。显然，两者都不是音节字 we 的不同形体。

12. 关于辅音字母 $\dot{\text{᠊}}$ (k)、 $\dot{\text{᠅}}$ (g)、 $\dot{\text{᠊}}$ (h) 和 ᠊ (k')、 ᠅ (g')、 ᠊ (h')。老满文因无圈点,故辅音字母 $\dot{\text{᠊}}$ (k)、 $\dot{\text{᠅}}$ (g)、 $\dot{\text{᠊}}$ (h) 形状相同, ᠊ (k')、 ᠅ (g')、 ᠊ (h') 形状亦相同。按其发音, $\dot{\text{᠊}}$ (k) 为小舌、送气、清、塞音,本文转写为 k; $\dot{\text{᠅}}$ (g) 为小舌、不送气、清、塞音,本文转写为 g; $\dot{\text{᠊}}$ (h) 为小舌、清、擦音,本文转写为 h; ᠊ (k') 为舌根(舌面后)、送气、清、塞音,本文转写为 k'; ᠅ (g') 为舌根(舌面后)、不送气、清、塞音,本文转写为 g'; ᠊ (h') 为舌根(舌面后)、清、擦音,本文转写为 h'。^① $\dot{\text{᠊}}$ (k) 与 ᠊ (k')、 $\dot{\text{᠅}}$ (g) 与 ᠅ (g')、 $\dot{\text{᠊}}$ (h) 与 ᠊ (h') 发音不同,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均为小舌音,而后者均为舌根音。新满文中,其发音亦如此。

按其与元音结合构成音节字的特点,则 $\dot{\text{᠊}}$ (k)、 $\dot{\text{᠅}}$ (g)、 $\dot{\text{᠊}}$ (h) 与 a、o、u 组成音节字,即 $\dot{\text{᠊}}$ (ka)、 $\dot{\text{᠅}}$ (ga)、 $\dot{\text{᠊}}$ (ha)、 $\dot{\text{᠊}}$ (ko)、 $\dot{\text{᠅}}$ (go)、 $\dot{\text{᠊}}$ (ho)、 $\dot{\text{᠊}}$ (ku)、 $\dot{\text{᠅}}$ (gu)、 $\dot{\text{᠊}}$ (hu); ᠊ (k')、 ᠅ (g')、 ᠊ (h') 与 e、i、ū 组成音节字,即 ᠊ (k'e)、 ᠅ (g'e)、 ᠊ (h'e)、 ᠊ (k'i)、 ᠅ (g'i)、 ᠊ (h'i)、 ᠊ (k'ū)、 ᠅ (g'ū)、 ᠊ (h'ū)。此一特点,与新旧交替时期的满文和新满文略有区别。

老满文很值得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以上仅仅是笔者近年来学习老满文的一些粗浅见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某些提法或做法,也未必正确,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满文老档(下) [Z].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 鄂尔泰,等. 无圈点字书(第1卷) [Z].
- [3] 满洲实录(影印本) [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阿桂,等.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四库全书本) [Z].
- [5] 无圈点字书(第4卷) [Z].
- [6] 祁允格,等. ilan g'urun bith'e(顺治七年内府刻本) [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 [7] 沈原,赵志强. 满语元音简论[J]. 满语研究,1995,(1).
- [8] 无圈点字书(第2卷) [Z].
- [9] 无圈点字书(第3卷) [Z].

[责任编辑:黄锡惠]

On the Primitive Manchu Scripts

ZHAO Zhi - qiang

(Manchu Studies Institut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paradoxical contents in "Writing Book without Circles and Dots", which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primitive Manchu scripts. Because it was created by borrowing characters from Mongolian to spell Nuzhen language, the primitive Manchu mus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Mongolian in some writing forms. Based on some authentic examples, the paper discusses concretely on the writing forms and usages of the vowels and consonants in the primitive Manchu.

Key words: Mongolian; primitive Manchu scripts; vowel; consonant

① 关于此六个辅音的发音,详见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著《满语研究通论》,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2—19页。